

我另外一個媽媽

——阿綸仔姆！

◎陳金興

(作者為長榮大學台灣研究所研究生)

我所敬愛的一位長者，好比是我另外一個媽媽——謝江蕙蘭長老(謝綸長老的夫人，我都稱她為「阿綸仔姆」)，於二〇〇八年二月五日蒙主恩召，享年八十六歲。二月十七日下午已於南投教會舉行安息告別禮拜，隨即安葬謝家墓園。雖然我沒有幫忙治喪事宜，但我以辦理親人後事的心情，默默地暗自神傷與感懷。

阿綸仔姆一九二三年十月廿四日出生於嘉義。她是南投教會謝綸長老的夫人，而謝綸長老是謝緯牧師(1916~1970)的胞弟。她不只相夫教子有成，克勤克儉治家有方，而且不求名利與享樂；為人和藹可親、愛護軟弱、微小的弟兄姊妹們……。兩年半前開始每日洗腎，至今年正月中、下旬病情惡化，送往彰基住院，終不敵病魔而安息主懷。

有時候，有些事情就像過眼雲煙，一旦過去，就消失在眼前；有些事情如同陳年老酒，越陳越香，縱年華老去，仍在心波盪漾。

謝家在南投屬望族，卻未因此而倨傲鄉里，反而更謙卑地幫助需要的人。受「大同醫院」以及三塊厝「園仔」接濟的個人和家族，不計其數。本人早年因家境貧窮及父母婚姻生變，也曾接受過謝家真誠及無私的幫助，包括精神上的鼓勵以及物質上的資助，得以安然走過慘緣年少歲月。

●馬廄成了我的家

認識阿綸仔姆，應在一九五九年的「八七水災」。當時，我住在南投鎮平和國小附近的「下庄仔」，與阿公、阿嬅及阿叔同住的「塗塢厝」(thô kat chhù)為大水沖垮，全家暫住在設於南投教會禮拜堂廳內的臨時收容中心內。數日後，謝綸長老安排我們住進三塊厝謝家「園仔」(南投國小旁)的「馬廄」(日治時代養馬的房舍)內。我在這裡一直住到一九七一年八月才搬至彰化市。在這十二年的時日中，謝綸長老非但未向我們收取任何租金，反而經常致贈物資，並且為我們禱告，求上帝引領以度過難關。

我們的「住家」——馬廄，是木板蓋成的，面積約二十多坪，裡面隔成三房，另加廚房一間。住家門口是一水泥庭院，約有百坪大，緊鄰彰南路一段。庭院右邊是樹薯工廠及榨油(花生油)



工廠，內置「油車」數部。庭院左邊有二、三間小房子(宿舍)，分別為他人居住。房子後面是另一間倉庫，裡面有舊式「便所」。後門旁空地，植有芒果樹一棵，及我自己種的幾棵桃樹。

●家暴陰影的傷害

家父及家母因工作關係，長年在外，甚少回家。我是家中獨子，與阿公、阿嬅同住，一起上教堂做禮拜。我小學五年級時，阿叔在鎮上購屋，阿公及阿嬅隨之搬至新厝，家母此時才回南投與我同住。

家父與家母的婚姻，本來就是一項錯誤的結合，兩人常因故吵架，甚至手拿啤酒瓶、剪刀、菜刀大打出手。家父任職「南崗餐廳」總廚期間，結識一位大我五歲的女服務生，日久生情進而在外同居，甚至「結婚」。家母為了此事而與家父爭吵，我因勸架而挨了父親一巴掌，那是我學校期考的前一晚。這種家暴事件，在我的童年及至青少年時期，屢見不鮮，以家常便飯形容之，亦不為過；而我與父親的關係，早就在幼小的心靈上，蒙上一層灰色的陰影；記憶中，「父親」的容顏已然褪色，「家庭」只是破碎的感覺。

這種情形像連續劇一般地持續著，鎮內包括教會及社會上許多人都知道這種「家醜」。後來，家父在鎮上經營小吃店，家母在南投高高低伙食團上班，我就讀南崗國中。家母常為了要向家父拿錢

而吵架，甚至拳頭相向。當時的我，恨不得有良善的長輩來收養我，或直接住到孤兒院！在我國中二年級暑假時，阿綸仔姆不忍心看到這不愉快的事情反覆發生著，有一天主動來馬廄跟家母說：「我看你們這樣子爭吵不休，不但於事無補，對於小孩的成長也會造成傷害。我建議妳到外地去工作，金興只剩一年就國中畢業，妳可讓他寄住我家，等他畢業後再去與妳同住，這樣子也許可以改善目前的情形。」家母聽從阿綸仔姆的建議，她先到台中後到彰化去當幫傭，我寄住謝家一年，家當仍置於馬廄住家。

●參加祭壇感受到親人之愛

住在謝家的那一年，也就是我國中三年級時，讓我第一次感覺到「家」的滋味與溫馨，因為謝家大小不但未把我當成「外人」看待，更讓我沉浸在阿綸仔姆的「母愛」，謝綸長老的「父愛」，以及其子女們對我的「兄弟姊妹之情」，使原本孤單漂泊的靈魂，得以留宿在「親情」的懷抱中。

阿綸仔姆為我洗衣，幫我摺衣服，叫我起床，就是做一切「媽媽」的工作。謝綸長老雖然忙著在大同醫院工作，偶爾也會關心我的功課。雖然短短幾句話，其殷切之情，卻足以讓我咀嚼整個晚上。他們夫婦安排了一個小房間給我獨居，隔壁住著大哥(世明)和二哥(光亮)。他兄弟倆當時讀大學，常

陪我聊天、遊玩、打桌球，甚至深夜一起外出吃宵夜。「全家」一起吃晚餐時，我都會吃得特別高興，除了阿綸仔姆的廚藝甚佳之外，那濃濃的溫情，常使我沈醉在「有家的感覺」之中。雖非大魚大肉，卻因為那種感覺，使我在住了一、二個月後，就胖了將近十公斤。

尤其，謝家每晚舉行的家庭禮拜，是全家相聚的時刻，通常由謝綸長老主持，在吟詩、讀經後，每人輪流禱告。雖只是簡單的儀式，卻以虔誠的心，感謝讚美上帝，讓我十足地體會了「基督徒家庭」的信仰生活。

●揮別自卑 帶著新動力離開「園仔」

第一次和家人住在一起，像脫了韁的野馬，無拘無束，盡情玩樂，以為這樣子可以擺脫家庭悲劇的陰影。有一次，阿綸仔姆看我唸書不夠認真，私下找我談話。語氣嚴肅卻充滿鼓勵之情，說：「金興仔，你的家庭雖然破碎，我看得出你會因此而自卑。但是，光自卑有何用呢？你應該振作，認真讀書，將來才能夠出頭天。」玩心頗重的我，似懂非懂地點點頭。

年歲稍長之後，慢慢體會其用心，這句話也成為我日後奮發向上的動力。國中畢業後，順利考上彰化高中，我搬到彰化與家母租屋同住。離開南投，揮別謝家，向馬廄說再見，阿綸仔姆全家也依依不捨地來送行。謝綸長老為我們母子禱告之後，一部計程車載滿了所有的家當，駛向不知名的遠方，遠方有我的夢，夢中有絲絲的美麗與哀愁。

回首在「園仔」的那一段日子，除了上帝的保守之外，謝綸長老全家「愛屋及烏」的精神，成就了今日的我，也印證了謝緯牧師「甘願做憨人」的理念。

●阿綸仔姆，感謝您！

雖然離開南投近四十年，我的心仍然掛念著謝家，尤其是受阿綸仔姆全家照顧的那一年。當年，三塊厝已經是商業鼎盛的社區，當年的「馬廄」也不見了。但是，歲月痕跡印記了「園仔」的溫馨與愛心，也在我這卑微的人之心中，泛起淡淡的鄉愁。感激的淚水，在午夜夢迴之際，溼透衣襟；悸動的心，無以名狀地四處狂奔——情雖傷，意卻濃。無法表白的言詞，隨著時間的積疊，再度哽咽；無以回報的感慨，也使得多愁善感的中年男子，耿耿於懷。這一段隱藏在我心靈深處許久小小的故事，因著主的愛，鼓起勇氣揭開個人這一段祕辛，這或許可以聊表對於阿綸仔姆無限的哀思。雖然，自己常無法跳脫童年悲慘的記憶，那又深又沈的自卑感常使我卻步，而自覺無顏回去探望謝家。但是，當在天國相遇時，我一定會走出亙古的陰霾，勇敢地說：「阿綸仔姆，感謝您！」❖